

末世的圖景——論杜牧詩中的長安

謝旻琪

一、前言

唐代的京城長安，不僅是政治的中心，也是文化、經濟的中心。它的氣勢恢宏，彰顯出天子至高無上的尊貴；它的繁華富庶，吸引了人們的景仰與嚮往。再加以政治上的優勢，文人欲建功立業，展現理想和抱負，莫不對此懷抱著憧憬與戀慕。

由於長安的諸多特殊條件，自唐初以來，即成為詩人大量歌詠的對象。盛唐時期更是如此，長安甚至成為一種帝國盛世的表徵，帶著大器的，充滿秩序的美感，與盛世氛圍中文人對帝都的歸屬感，交織成意氣昂揚、剛健的的豪邁氣氛。

中晚唐以來，長安經過幾次戰爭，唐帝國的政治也走向衰頹，皇權威嚴不復在，社會環境也動盪不安。儘管此時的詩歌中還是常常寫到長安，長安的基本意象模式也沒有太大的改變，但是書寫的風貌卻與初盛唐有所不同。相對於初盛唐的蓬勃氣象，中晚唐的詩人在描寫長安時，會流露出來一種蒼涼的末世氣息。人們對於長安仍然懷抱著美好的想像，但是現實的困頓和理想形成極大的反差。於是原本對長安積極的戀慕之情會有所轉向，有可能會展現出人們對於盛世再臨的渴望，也可能因屢受挫折而更顯激揚憂憤，但渴望終究還是失望，激揚久了，生命飽受摧折，那麼人們對於長安，就可能變得疏離和冷淡。

本文所要討論的杜牧，就是來自京城的詩人。杜牧，字牧之，京兆萬年（今陝西西安）人。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卒於唐宣宗大中六年（852年）。他的詩作總數約五百餘首，明確提到長安、描述長安者，僅二十餘首，而且這些詩中對於京城長安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戀慕和景仰，反而有一種游離的、淡漠的情緒。正因為他是來自京城的詩人，對於自己的故鄉竟然是懷抱這樣的情緒，這固然與他個人的遭遇、環境有關，但他的態度，以及在詩中顯示出來對帝京的情感，正可以在末世之時，作為一個很好的典型。

二、杜牧與長安的即與離

文人們所懷抱的理想，無不投射在長安這樣一個特殊的存在。杜牧出身於名門望族，年少時期，曾經非常嚮往求取功名，以求一展長才。這種心情，可從他在未及第之前寫的〈寓言〉一詩看出來：

暖風遲日柳初含，顧影看身又自慚。何事明朝獨惆悵，杏花時節在江南。（1301）¹

暖風、初柳，春光正好，青春正茂，朝廷在開滿杏花的杏園中宴請新科進士，自己卻仍在江南遊蕩，感到落寞又惆悵，不禁自慚形穢起來。

接下來他積極參加考試，在文宗大和二年（828年）春正月，於東都洛陽應進士舉。當時他志得意滿，寫下了〈及第後寄長安故人〉一詩：

東都放榜未花開，三十三人走馬迴。秦地少年多辦酒，已將春色人關來。（1209）

大和二年及進士第人數為三十三人。「春色」除指春季之景色之外，也只及第的喜訊。可以看出杜牧意氣風發，得意洋洋，對未來躍躍欲試的心情。而他的得志不僅如此，在同年閏三月，杜牧回到長安參加制舉，考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。此時他寫了〈贈終南蘭若僧〉：

北闕南山是故鄉，兩枝仙桂一時芳。休公都不知名姓，始覺禪門氣味長。（1212）

「北闕南山是故鄉」一句，可看出他對於帝京長安的驕傲感和歸屬感；而「兩枝仙桂一時芳」指的是他同時考中兩科。人人對他的「連捷」稱賞不已，而僧人卻不知其姓名，他的「始覺禪門氣味長」顯見他自覺他的得意和禪門的幽靜有極大的差異性，由中可充分看出他的取捨。

原以為可以一展抱負，但杜牧的官運並不順遂。他三次擔任幕僚，歷時約莫十年，期間只短暫的回到長安數個月。他先是跟著沈傳師到江西、宣州，然後再到揚州入牛僧孺幕中，兩次入幕後，在大和九年（835年）時，終於有機會回到長安，任監察御史。

¹ 本文所引用的杜牧詩作，皆引自吳在慶《杜牧集繫年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10月），以下不再附注，僅在引文後標明頁碼。

但他回到長安的時間很短。回長安的同年七月，杜牧的兩位直言敢諫的好友李甘、李中敏，因反對皇上重用李訓、鄭注，一被貶官外放，一辭官回家，杜牧激憤之餘，除寫了許多關於李甘、李中敏的詩之外，自請分司東都，八月到洛陽上任。正好躲避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。

接下來，在開成二年（837年），為了治療弟弟的眼疾，前往揚州，因為請假逾百日而去職，於是為了家計，他第三次擔任幕府——往宣州擔任崔鄆的幕僚。

到了開成三年冬，杜牧遷左補闕、史館修撰，在開成四年（839年）回到長安任職。開成五年（840年），陞官為膳部員外郎，會昌元年（841年）調任比部員外郎。這次的京官生活也維持不長，僅大約三年左右，在會昌二年春天，隨即被外放黃州刺史。對於此次外放，杜牧頗感到委屈不平，他自認為是因為受到李黨的排擠而外任。儘管如此，他仍然很關注時事，並在地方上有不錯的政績。之後陸續到了池州、睦州為刺史，一直到大中二年（848年）八月，杜牧被升為司勳員外郎、史館修撰，回到長安就任。

杜牧擔任司勳員外郎不到一年，就因為京官俸祿低，難以養家的理由，上書宰相，請求出任杭州刺史，但是沒有批准。大中四年（850年），升為吏部員外郎。此時杜牧連上三啟，請求出任湖州刺史，終於在同年秋天，往湖州就任。雖然杜牧自請外放的原因，從表面看起來是經濟，但是朝政的問題恐怕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一年後，也就是大中五年，杜牧被升為考功郎中、知制誥。這段期間，他重新整修樊川別墅，與親友常常在此遊賞。在大中六年（852年）遷中書舍人，但他已病重，於此年冬天病逝。

從大和二年登進士第之後入仕，一直到大中六年病逝，在這段期間，杜牧有十年的時間在擔任幕僚，六年的時間擔任地方官，僅有不滿八年的時間擔任京官，時間零碎又短暫，實難有作為。儘管他有才幹，擔任外官亦有許多可發揮之處，但是因為朝政的問題，杜牧對於京城長安，就產生了一種遲疑、滄桑之感，畢竟與一開始的期望差距甚遠。

比如開成四年，從崔鄆的幕中要回到京城擔任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時，他寫下一首〈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〉：

水壘鳴珂樹如帳，長楊春殿九門珂。我來惆悵不自決，欲去欲住終如何？（491）

春天向來都是美好、希望的象徵。時節是春天，豪華的宮殿在繁盛的春景中，字是很吸引人的。但杜牧的惆悵而不能自決，不知該離開還是留下，不知道接下來的路會如何，可見得詩人的心中充滿猶疑、不安。

又如在大中二年，從睦州刺史任要回到長安為司勳員外郎、史館修撰時，他寫了〈除官歸京睦州雨霽〉一詩，其中有「誤曾公觸尾，不敢夜循牆」、「豈意籠飛鳥，還為錦帳郎」、「淺深須揭厲，休更學張綱」等語。403 觸尾，觸蠶蠟之尾，比喻得罪權臣；「豈意」句，說出他對於回長安擔任京官有不敢置信之感；而水淺需提起衣裳涉水，水深則連衣涉水，他此處用了直言敢諫而遭到排擠的東漢名臣張綱的典故，來提醒自己，希望對於人事的處理能更靈活、更有彈性。這在在說明了杜牧隨著際遇與歲月的摧折，銳氣削減，疏離和孤寂的感覺躍然紙上。

三、杜牧眼中的長安景象

時代的轉變，不可避免的在這空間中留下了痕跡。失意敏銳的人，往往能從看似繁盛的地方，發現隱然可見的衰頹景象。杜牧在長安這個空間裡，感受到他正屬於一個式微的時代。他以他所見、所感，將他所觀察到的長安表現在詩中，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色可談。

（一）興衰交替的地景

歷史的興衰，會在特定的地點留下痕跡。杜牧有〈過勤政樓〉詩：

千秋佳節名空在，承露絲囊世已無。唯有紫苔偏稱意，年年因雨上金鋪。（204）

「勤政樓」是唐玄宗所建立，原是用來處理政務，以及舉行國家重要典禮的地方。然而，唐玄宗原本勤於政務，在此開創了盛世，後期卻因貪圖享樂而誤國，徒留「勤政」之名，顯得荒謬可笑；千秋節，是開元十七年（729年）八月五日時，唐玄宗為慶祝自己的生日，將這天訂定為千秋節。每年到了千秋節這天，文武百官齊聚在此，舉行盛大的慶典，而「承露絲囊」，正是用來互相贈送的禮物。安史之亂後，唐玄宗退位，千秋節早已沒了，而「承露囊」這種在千秋節的代表物當然也消失無蹤。用來銜門環的「金鋪」原本何等的氣派，但是終究衰敗，唯有紫苔恣意的蔓延生長，蔓延到金鋪上來了。在這樣的映襯之下，勤政樓更顯得淒涼零落。

另一個杜牧很常寫的地點，就是華清宮。華清宮位在今陝西臨潼驪山一帶，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而馳名。由於唐玄宗寵幸楊貴妃，導致國勢衰頹，詩人往往以華清宮、華清池是入詩，描述宮廷的華美、皇上寵愛的隆盛、愛情的凄美和消散。杜牧所寫的詩，如〈華清宮〉：

零葉翻紅萬樹霜，玉蓮開蕊暖泉香。行雲不下朝元閣，一曲《淋鈴》淚數行。（1255）

首句的「零葉翻紅萬樹霜」，從華麗卻凄冷的秋天寫起。華清池的香暖美好，唐玄宗和楊貴妃濃情密意，如膠似漆，最終結果，是皇上只能以〈雨淋鈴〉一曲悼念貴妃。

〈過華清宮絕句三首〉，也是用極其誇張、華麗的筆法，寫出唐玄宗的驕奢荒淫，終導致安祿山之禍：

長安迴望繡成堆，山頂千門次第開。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（221）

新豐綠樹起黃埃，數騎漁陽探使迴。〈霓裳〉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始下來。（225）

萬國笙歌醉太平，倚天樓殿月分明。雲中亂拍祿山舞，風過重巒下笑聲。（228）

對楊貴妃的荒唐寵溺，耽於在聲色享樂中，安祿山極佳的胡旋舞技中，唐玄宗竟不能明辨是非，執迷不悟，而釀成大禍。

在大中六年，也就是杜牧辭世的那一年，他寫下〈華清宮三十韻〉長詩：

繡嶺明珠殿，層巒下繚牆。仰窺雕檻影，猶想赭袍光。昔帝登封後，中原自古強。一千年際會，三萬里農桑。几席延堯、舜，軒墀立禹、湯。雷霆馳號令，星斗煥文章。釣築乘時用，芝蘭在處芳。北扉閑木索，南面富循良。至道思玄圃，平居厭未央。鉤陳裏巖谷，文陛壓青蒼。歌吹千秋節，樓臺八月涼。神仙高縹緲，環珮碎丁當。泉暖涵窗鏡，雲嬌惹粉囊。嫩嵐滋翠葆，清渭照紅粧。帖泰生靈壽，歡娛歲序長。月聞仙曲調，霓作舞衣裳。雨露偏金穴，乾坤入醉鄉。玩兵師漢武，迴手倒干將。鯨鬣掀東海，胡牙揭上陽。喧呼馬嵬血，零落羽林槍。傾國留無路，還魂怨有香。蜀峰橫慘澹，秦樹遠微茫。

鼎重山難轉，天扶業更昌。望賢餘故老，花萼舊池塘。往事人誰問，
幽襟淚獨傷。碧簷斜送日，段葉半凋霜。迸水傾瑤砌，踈風罽玉房。
塵埃羯鼓索，片段荔枝筐。鳥啄摧寒木，蝸涎盡畫梁。孤煙知客恨，
遙起泰陵傍。（161-162）

他發揮長篇敘事的功力，鏗鏘有力，將唐玄宗的極致享樂，一路描寫到楊貴妃身亡、國勢衰敗。詩的末尾，是代表一個繁盛時代的消逝，充滿了滄桑之感。

從杜牧的描述中，很明顯可看出，他認為大唐帝國從盛轉衰的關鍵，正是在唐玄宗。當今朝政仍然衰頹，宦官當政，王權不再。在經過勤政樓、華清宮這樣曾經盛極一時的地方，曾經的快樂和今日的蕭條，今昔之比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（二）末世的繁華

杜牧筆下的長安，春景穠麗而豔冶，秋景則淒清廣闊，氣氛截然不同，但往往都會在美麗中透露出滄桑的樣貌。

如〈街西長句〉一首，就是在講春天裡，長安美好富貴的樣子：

碧池新漲浴嬌鴉，分鎖長安富貴家。游騎偶同人鬪酒，名園相倚杏
交花。銀鞦駿裏嘶宛馬，繡鞅瓊瓏走鈿車。一曲將軍何處笛，連雲
芳樹日初斜。（242）

詩中的用語都非常精緻豔麗，長安的富貴景象如在眼前。騎馬的公子悠閒地與人鬪酒，美麗的園子裡的有盛開的杏花。詩的後四句雖仍然華麗，但詩中暗指的意思就有所轉變了——駿馬繫著美好的革帶，拉著名門女子所乘的漂亮馬車。若是駿馬，豈不該上沙場，建立一番功業？至於「將軍」句，指的是晉朝的右軍將軍桓伊的典故。桓伊偶然與王徽之相遇，王徽之使人問桓伊：「聞君善吹笛，試為我一奏。」於是桓伊下車奏了三調，奏完，不發一語而去，兩人至終都未曾交談。兩人都是大人物，都曠達磊落、不拘小節。這樣帶著豪氣的，藉著音樂，很精神式的短暫往來，現在何處尋呢？在美好的春光中，這些富貴閒適的人，想必都沒注意到，此時的太陽已「初斜」，「盛」即將要轉「衰」了。

在春意之中，見到衰勢的，還有〈杏園〉一首：

夜來微雨洗芳塵，公子驂騮步貼勻。莫怪杏園憔悴去，滿城多少插花人。（314）

這首詩在講的是暮春時節。前一夜的一場細雨過後，空氣中散發著濕潤的香氣，騎著駿馬的公子，腳步平緩沉穩，要去杏園中賞玩。然而這已經是暮春時節了，微雨過後，或許又有些花被打落了。詩人總是害怕韶光流逝，珍惜春天也珍惜花朵，深怕花朵凋零，春意散盡。但此處的「莫怪」，說出了杜牧自己正是珍惜春天的幽獨之人，與眾人不同。一般人要不就是趁花還開著，興高采烈的摘取花戴在頭上；要不就是看著花凋零了，怨怪園裡零落，讓遊客掃興。此處杜牧不說落花，反說杏園的憔悴是因為戴花的人多，「莫怪」固然是叮囑看到憔悴杏園的人，但其實更暗指一般人根本沒注意到春天要離去，只有杜牧獨自為此感傷。全詩濃麗中帶著傷感的意味。

至於秋景，首先看一首因壯闊氣勢而廣為人所稱賞的〈長安秋望〉：

樓倚霜樹外，鏡天無一毫。南山與秋色，氣勢兩相高。（299）

這首詩寫出非常遼闊、明淨的長安秋色。首句的「樓倚霜樹外」，說出了詩人所在的樓非常高聳。樹經過秋霜之後，樹葉凋零，更顯得挺拔，而杜牧所倚的樓，比霜樹要更高，那麼眼前所見之景，自然是綜覽全貌，空間更加廣闊無邊際。秋天清朗的天空，澄明潔淨到完全沒有一絲絲的雲彩，有如鏡子一般。杜牧描述到「終南山」，終南山高聳入雲的氣勢，彷彿要和秋色一較高下一般。這首詩最別出心裁的地方，在於「秋色」虛無難以展現，杜牧以實的終南山來比擬，虛實相互烘托之下，整首詩顯得意氣生動起來。

雖說全詩清朗剛健，展現詩人胸襟的高遠，但是詩人登高臨遠，所想到的會是什麼呢？「秋士易感」，秋天之時，詩人所興發的感觸是什麼？因此這首詩除了骨格遒勁之外，給予人一種餘韻無窮的想像空間。

另一首〈登樂遊原〉，展現出的是無限空闊蒼涼的感覺：

長空澹澹孤鳥沒，萬古銷沉向此中。看取漢家何事業，五陵無樹起秋風。（229）

一片廣大、寂靜的長空中，有孤鳥飛過，隨即隱沒於此。相較於宇宙的浩瀚，生命是如此的微小，一種強大的孤獨感湧現，從古至今，所

有的事物，都終將銷沉在遼闊的時空中，有如長空中隱沒的孤鳥。回顧當年漢朝曾經是強盛的帝國，如今只是蒼涼秋天中的陵墓罷了。至於末尾「無樹起秋風」，《古詩十九首》中的第十四首有這樣兩句：「古墓犁為田，松柏摧為薪。」人世遷化的快速，令人感嘆不已。人死了之後，時間已經過了很久遠，時代推移，古墓都被犁為田地，墳上栽植的松柏都被人們砍回家當柴燒了。那麼，儘管當初是皇威浩蕩的大漢盛世，如今竟然連皇陵的樹木都被砍伐殆盡，更顯悲涼。

（三）從末世繁華中游離

在這樣繁華的末世景象中，杜牧常在詩中表現出一種超然於事外之感。但這種超然並不是閒適曠達，而是疏離。有時候疏離看起來是不得已，有時候是主動的逃離。不管怎麼說，從杜牧的鋪陳中可以看出，他的心境顯得與繁華景象有所隔閡。

我們可以看〈長安夜月〉一詩：

寒光垂靜夜，皓彩滿重城。萬國盡分照，誰家無此明。古槐疎影薄，
仙柱動秋聲。獨有長門裡，蛾眉對曉晴。（1319）

在重重疊疊、富貴氣派的長安城內，每戶人家都受此清麗的月光朗照。月光下有淡淡的槐樹影，有桂花香氣，有隱隱約約的秋夜裡各式的聲響，這樣的夜晚帶著浪漫的涼意。然最後兩句話鋒一轉，「長門」是宮殿名，漢武帝時陳皇后失寵，幽居於此。在清冷清的秋，如果能與身邊的人共享明月，自有一番風情，但孤獨的美麗女子，寂寞不能成眠，等待天明，那麼儘管物質生活再好，也不能彌補心靈的空虛。這首詩表面是帶到閨怨主題，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，這是作者心境的自況。空有才華卻不被重用，這種孤獨之感，很容易就會自外於所有的美好景象。

另外，「閑」是一個特別的主題。前已提及，這不是閒適曠達，而是一種空有理想抱負，卻無事可做、白白浪費時間的無力感。如〈長安雪後〉：

秦陵漢苑參差雪，北闕南山次第春。車馬滿城原上去，豈知惆悵有
閑人。（1254）

前二句，杜牧用的是對比的手法。秦陵漢苑，都是歷史的遺跡，消亡的過去，還殘留著冬天的雪，但是此時此刻的長安城、終南山，都已經有春天的味道了，滿城的人都迫不及待地乘著車馬，到樂遊原上去玩，但是杜牧

對於眼前的蓬勃新生的氣氛，卻有一種強烈的隔閡感，他是一個惆悵孤獨的「閑人」。

另一首也提到「閑」，是作於大中四年的〈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〉：

清時有味是無能，閑愛孤雲靜愛僧。欲把一麾江海去，樂遊原上望昭陵。（320）

這首詩讀來很瀟灑，但細觀他的情緒卻不是如此。大中四年，他連上三啟，自請外放，即將前往湖州去當刺史。出發前他登上樂遊原，寫下這首詩。首句「清時有味是無能」，意思是在這樣的清平時代，最有滋味的一件事，就是我沒有才能。國家既然太平，我這樣沒有才幹的人，正好可以過著閒散的生活。第二句在說，閑時喜歡孤雲的飄盪不受拘束，也喜歡安安靜靜的僧人生活。這兩句話完全是從反面來說的。此時的太平，不過是表面的粉飾太平罷了，杜牧何嘗沒有才幹？何嘗不希望建功立業？這兩句話說來，當然充滿了無限感慨。最後他決定豪壯地離開長安，往江南去。此時他登上樂遊原望昭陵，昭陵是唐太宗的墓，唐太宗時的「貞觀之治」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，因此，詩的末尾，所表達的是一種複雜、既不捨又落寞的心情。

同樣作於大中四年未離開京城時，有一組詩〈長安雜題長句六首〉：

其一

觚稜金碧照山高，萬國珪璋捧楮袍。舐筆和鉛欺賈、馬，贊功論道鄙蕭、曹。東南樓日珠簾卷，西北天宛玉卮豪。四海一家無一事，將軍攜鏡泣霜毛。

其二

晴雲似絮惹低空，紫陌微微弄袖風。韓嫣金丸莎覆綠，許公羈汗杏黏紅。煙生窈窕深東第，輪撼流蘇下北宮。自笑苦無樓護智，可憐鉛槧竟何功。

其三

雨晴九陌鋪江練，嵐嫩千峰疊海濤。南苑草芳眠錦雉，夾城雲暖下霓旄。少年羈絡青紋玉，遊女花簪紫蒂桃。江碧柳深人盡醉，一瓢顏巷日空高。

其四

束帶謬趨文百陛，有章曾拜皂囊封。期嚴無奈睡留癖，勢窘猶為酒泥慵。偷釣侯家池上雨，醉吟隋寺日沉鐘。九原可作吾誰與？師友琅琊邴曼容。

其五

洪河清渭天池濬，太白、終南地軸橫。祥雲輝映漢宮紫，春光繡畫秦川明。草妬佳人鈿朵色，風迴公子玉銜聲。六飛南幸芙蓉苑，七里飄香入夾城。

其六

豐貂長組金、張輩，駟馬文衣許、史家。白鹿原頭迴獵騎，紫雲樓下醉江花。九重樹影連清漢，萬壽山光學翠華。誰識大君謙讓德，一毫名利鬪蠅蟆。（172-182）

從這組詩來看，杜牧的用語都是非常精工華美的。他寫了宮殿、園林、風景的奢華，以及高官、公子、佳人的優雅姿態，但在詩的末尾，都收在轉折。他一方面欣賞這些美好的事物，但一方面又清醒的認知這一切都只是屬於少數人的富麗堂皇，是一種粉飾後的太平。朝政的混亂，讓他無從施展抱負，於是自願游離於這些繁華之外，選擇孤獨、清貧的讀書寫作，以獨善其身。

最後可以看杜牧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所寫的詩作。〈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寄書懷四韻〉，作於大中六年初春：

御水初銷凍，宮花尚怯寒。千峰橫紫翠，雙闕憑欄干。玉漏輕風順，金莖淡日殘。王喬在何處？清漢正鸞鸞。（208-209）

這首詩是寫給當時在翰林院當官的蕭寘。杜牧所描述的宮廷，都是非常華美豔麗。初春還帶著冬天的寒意。接下來正式進入春天，但生命、際遇也會走向美好嗎？詩人還帶著一些猶疑的心情，最後用了王喬的典故。王喬是個得道成仙的人物，詩的末尾說，王喬在哪裡？正在天空駕著鳥飛翔呢！身處華麗的宮殿裡，卻嚮往自由自在的飛翔，杜牧用強烈的反差，來陳述他的心境。

在同年的晚秋，杜牧辭世之前，他寫了一首〈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遊樊川不至〉：

邀侶以官解，泛然成獨遊。川光初媚日，山色正矜秋。野竹疎還密，巖泉咽復流。杜村連瀟水，晚步見垂鈎。（210）

杜牧晚年，在樊川修治他的別墅。他很喜歡這裡的風景，詩中說出原本邀請了朋友沈詢同遊，沒想到後來變成「獨遊」。一人閒賞，沉浸在美好的秋色中。一片悠然景象，最後偶然巧遇正在垂釣的漁人，這種緩慢、悠閒，沒有任何心機，就是他晚年所嚮往的境界。

四、結語

杜牧是來自京城的詩人。撇除世人對於京城的嚮往不談，杜牧理應對於自己所來自的地方，有驕傲、歸屬、眷戀之感，但是我們從杜牧的長安詩中，所看到的是較為複雜的情緒。他會欣賞，但是會置身事外；他會有不捨，但他常選擇離開。他筆下的長安，可以極其華美纖細，也可以豪壯遒勁，不管風貌如何，他都會透露出一種末世的滄桑之感。他會在美麗中，發掘裡面幽微的衰頹之象。

杜牧對於長安有複雜的情緒，從他早期的作品就可以看出來。像他在大和四年，仍在幕中時，他寫的〈望故園賦〉中，就看出他矛盾的情結：

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，念歸途之幾里。訴余心之未歸兮，雖繫日而安至。既操心之大謬，欲當時之奏技。技固薄兮豈易售，矧將來之歲幾。人固有尚，珠金印節；人固有為，背憎面悅。擊短扶長，曲邀橫結。吐片言兮千口莫窮，觸一機而百關俱發。嗟小人之顛蒙兮，尚何念於逸越。余之思歸兮，走杜陵之西道。巖曲天深，地平木老。隴雲秦樹，風高霜早；周臺漢園，斜陽暮草。寂寥四望，蜀峰聯嶂；蔥籠氣佳，蟠聯地壯。繚粉堞於綺城，矗未央於天上。月出東山，苔扉向關，長煙菴惹，寒水注灣。遠林雞犬兮，樵夫夕還。織有桑兮耕有土，昆令季強兮鄉黨附。悵余心兮捨茲而何去？憂豈無念，念至謂何？憤慍悽悄，顧我則多。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，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夭？生既不足以劬佩兮，願他務之纖小。賦言歸兮，余之忘世，徒為兮紛擾。（26-27）

他既流露出思歸的心情，又期待能夠伸展抱負。他期盼能有一番作為，又恐小人的陷害。對於朝政的傾頹，他感到不安，而這種不安又延伸到對整個生命的不安。

杜牧對於自己的故鄉，仍是有留戀的。他在大約會昌六年至大中二年間所寫的〈憶遊朱坡四韻〉一詩是這樣的：

秋草樊川路，斜陽覆盜門。獵逢韓嫣騎，樹識館陶園。帶雨經荷沼，
盤煙下竹村。如今歸不得，自戴望天盆。（291）

戴盆即望不見天，杜牧描述了朱坡的美，沉重且無奈地表達出自己有家歸不得的心情。

另外，杜牧有〈途中一絕〉，從文意判斷，當是大中四年，從江南回到長安的途中所作：

鏡中絲髮悲來慣，衣上塵痕拂漸難。惆悵江湖釣竿手，卻遮西日向
長安。（579）

一直以來，幕僚與外放生涯，有顛沛流離之感。頭髮斑白，衣上塵埃難拂。這樣惆悵的人終於要從江南北返，卻有一種不忍、不敢面對的感覺，這時的長安彷彿就在夕陽之中，逐漸走向衰頹。

杜牧的這些矛盾，造就了一種悲劇式的美感。

最後還有一點可談。楊穎的〈晚唐詩歌中的長安意象〉一文提到，晚唐詩中長安意象的表現有以下三方面：（一）繁華中的淒涼；（二）暮年心態的展現；（三）戀京心態與客居意識。¹這樣的觀察大抵來說並沒有錯，只是文章的末尾提到：「盛唐詩中的長安是永遠在前方引人追逐的目標，晚唐詩中的長安是在動盪漂泊中給人撫慰的希望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晚唐詩歌中的長安意象更加貼近文人的心靈。」這個說法是有點問題的。文人確實會因為對長安的企慕，嚮往長安成為其心靈的依歸，冀望能在此一展長才，安頓生命，進而積極追求。但是如果到了中晚唐以後，政局並不能盡如人意，詩人們屢屢遇到挫折，那麼長安對這些詩人來說，就未必是這麼單純的撫慰效果了。

¹ 楊穎〈晚唐詩歌中的長安意象〉《宜春學院學報》第32卷第9期，2010年9月，頁122-125。